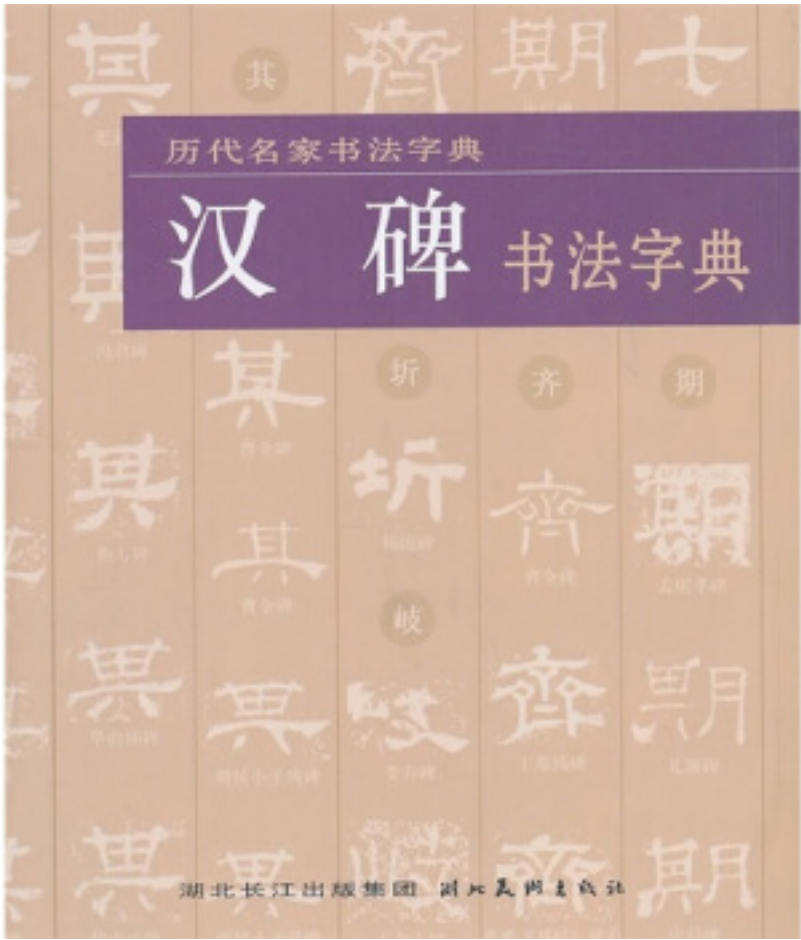


汉碑书法字典



[汉碑书法字典_下载链接1](#)

著者:湖北美术出版社 编

[汉碑书法字典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好~~非常的棒~！！~

隶书很好，但是内容有一点偏少，不是神马饕餮大宴，很是遗憾。不是很满意。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铉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很实用的书法字典，对创作很有帮助。

《历代史家书法字典-汉碑书法字典》，介绍了汉代书法作品。汉碑(音hàn bēi)即汉代碑刻。碑文字体以隶为主，碑额文字多用篆书。汉碑（包括拓本）流传甚多，著名的有《鹿孝禹碑》、《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学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

在很大程度上，汉隶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

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绳作轳轳引棺下葬的竖石。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乡率绕。天子六率四碑，前后各重鹿也。”《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辅，四綽二碑……大夫葬，用輶，二綽二碑……士葬，用国车，二綽无碑……凡封用綽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圹，说（脱）载除饰而属紼于柩之紼，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紼绕碑之鹿卢，輓棺而下之。”

汉碑(音hàn bēi) 即

汉代碑刻。碑文字体以隶为主，碑额文字多用篆书。汉碑（包括拓本）流传甚多，著名的有《庶孝禹碑》、《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汉隶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汉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绳作轳轳引棺下葬的竖石。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乡率绕。天子六率四碑，前后各重鹿也。”《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辅，四綽二碑……大夫葬，用辐，二綽二碑……士葬，用国车，二綽无碑……凡封用綽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圻，说（脱）载除饰而属紼于柩之紼，又树碑于圻之前后，以紼绕碑之鹿卢，鞅棺而下之。”汉碑分类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汉碑可概括分为以下三类：方拙朴茂，峻抒凌厉

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这派汉碑在图式上尚保持着早期汉隶朴拙博大的气象和自然意味，是最能体现汉碑雄强一路的作品，它们没有同期大多汉碑所表现出的精丽典雅、八分披拂的装饰意味，笔法方拙简真，尤见刀意。从隶变渊源来看，这类碑刻受简帛书法的影响极少，而是直接从西汉石刻嬗变而来，所不同的是，西汉石刻由于未脱篆意，线条追求圆厚，而这类作品则以刀掩笔，呈现出方拙峻厉的意态。这类碑刻以《张迁碑》为代表。由于在笔法方面与同期汉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后世对其笔法往往大加诋置：

“其字颇精，惜摹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清万经语）所谓“全无笔法”是指《张迁碑》不合汉碑蚕头雁尾，左规右矩之旨。事实上，《张迁碑》笔法在隶变趋于终结的东汉晚期出现，已具有楷隶之变的超前意义，其用笔开魏晋风气，是楷化的滥觞。康有为认为：“《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由此，以《张迁碑》为代表的方笔派汉碑在书史上不仅具有风格类型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书体变革意义。典雅凝整，法度森严这一类汉碑根据笔法可分为二类：A：隶括内劲：代表性汉碑有《礼器》、《史晨》、《乙瑛》、《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建宁残碑》、《朝侯小子残碑》、《李孟初神碑》等。这类作品皆为典型的庙堂正体，因此，刻写具精，八分披拂，装饰意味极浓。由于这类作品受儒家中和美学思想的整体笼罩，因而，其审美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早期汉隶庶民化倾向的遵循，将简帛书法的“逸笔草草”做了有效的限制，而使其呈现出情理交融，文质彬彬的审美风范。在笔法上，这类碑刻在充分吸取汉简笔法的飘逸灵动的基础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摄，从而使线条呈现出刀笔结合所特有的遒劲肃括、内敛萧落的颜致；B：灵动飘逸：这类碑刻有《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这一类碑刻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极尽其势，“虽规短整齐，一笔不苟，而姿媚却自横溢，此类汉碑直接由简帛书法演化而来，在笔法上充分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刀不掩笔，注重笔墨书写意味的传达，这是《孔宙碑》、《仓颉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最大的不同点。因为庙堂正体，一为典重萧括，一为飘逸灵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二类碑刻对刀笔的不同倚重所致。奇古浑朴，诡谲多变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礼三公山碑》、《鲁峻碑》。此派汉碑气格高古，带篆籀遗意，隶变程度不高，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与一般汉碑在书体，笔法方面差别很大。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

夏承碑》云：“其字肃中带篆及八分。

“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

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

利用《说文》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65至166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

“比较法”在运用过程中被逐步发展完善，一开始只是笼统粗略地对照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以后认识到应该从文字可以分解为偏旁去进行字形的分析比较。这种偏旁的比较不仅使字形的对比变得精密合理，而且在释读古文字时能够起到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作用。如果要进行“偏旁分析”，就必须熟悉小篆的形体结构，就必须熟悉《说文》，因为《说文》的旨趣就在于“说文”、“解字”，即一方面阐述每个独体字的字形的含义，一方面解析每个合体字的构成情况，指明合体字由哪些偏旁构成，以及第个偏旁在记录语词汇的音和义中起什么作用。

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有《说文》的正篆或重文可资对照，那么释读起来就确凿可信。如果是《说文》中没有的字，哪怕已经认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结构，甚至已经可以确定它的意义，比如说是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读不明，还不能说完全认识了这些字。

如果说，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更能体现原始的造字意图，这是《说文》的劣势的话，那么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响的文献语言做根据，而《说文》的字义说解来自古代的经传典籍，这又是《说文》的优势。所以，如果要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或者进行古汉语词汇研究，还要把《说文》作为主要依据。

《说文》之学是根柢之学，它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与词义的关系尤其密切。我们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说文》，因为《说文》训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我们了解了词的本义，就可以根据本义的特点进一步了解引申义、以及和本义毫无关系的假借义。我们了解了哪个字是本字，就可以进而确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变。

山从旗鼓分，江自洪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残夜。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龙榆生《浣溪沙》句以自解：“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

《易·大畜》：“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晋·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唐·李商隐《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诗：“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

张之洞有一副门联可为写照：“皇王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

辛弃疾有两句词说：“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阖家安泰，富贵无边；

诸行大利，福慧双全；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

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汉碑书法字典_下载链接1](#)

书评

[汉碑书法字典_下载链接1](#)